

【以文为戈】

□刘武

师兄老树

他注重画自己身边看到的東西,而且心态平和,不急不缓,配画诗中经常表达的观点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,珍惜身边的一切,看淡名利,顺其自然。



我去
黄叶村，
惟见黄叶
树。落叶
满空林，
村庄不知
处。
——老
树画画

以前我们不叫他“老树”，因为他不老，而是直呼他“树舅”。

现在知道他真名的人不多，反倒是“老树”这名字叫得欢，后面再跟上“画画”两字，不知是不是读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都会想到他。

这里还是顺着大伙儿的习惯叫他“老树”吧！老树是我师兄，朋友让我写写他，我琢磨着最近这两年写他的文章不少了，还能写出什么花样吗？说他的画，说他的诗，说他的经历，都被说了N遍了，他自己都不想说了，我再叨咕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好吧，我就随便说说与他交往的一些小事吧！其实，立春过后第二天，我们还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原因呢，是因为有本杂志想做个活动，请我约老树采访一下。我朋友也多，好些人听说能见到老树，都想凑到一起，我就攒了个饭局，几拨人坐到一桌。老树一来，见这阵势，说：你只说喝酒，怎么没跟我说这些？我说：讲那些事情太麻烦，说来喝酒最直接啊，你来了就好！老树也就呵呵一乐，配合着朋友们，该拍照拍照，该聊天聊天，该喝酒喝酒，还拿了几本新出的画册送给朋友。

老树是山东人，酒量很好，喝起来爽快，我们见面，总要好喝些酒。去年冬至那天，还约过他一次，那是因为有位朋友办的杂志这些年反复用了多次老树的画，却从来没有直接跟他联系过。编辑部里的美女少男都对老树膜拜得很，在微博上一直粉啊粉啊，也是希望见见真身。朋友得知我跟老树的关系，就问能否约来一块见面。我也有些日子没见老树了，就问他是否有时间。老树那几日在海南忙活，一口答应回来一起吃饭，于是便在冬至那晚聚了一次。

老树那天从北边的工作室赶过来，路上堵了很久，迟到了好一会儿。到了之后，见有好酒好菜，就先就痛痛快快干了几杯。

【黄金销售手记之三】

□奚凤群

这一天，我正在出差途中，单位领导突然打来电话，要我以最快的时间绕道去重庆，去摆平一个“百岁事件”。

我先是很纳闷，不明白领导语气为什么那么着急，仔细询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有客户给自己的外孙出生一百天定制了一个纪念金条，可将我们将金条背面的字写成了“百岁”。在我们山东本就称为“百岁”的百天纪念，在重庆却成了致命的错误。

领导在电话里一再叮嘱：“尽可能放低姿态，将事件平缓处理，不激化，不僵局，妥善处置，摆平为止。为了配合，产品会与你同时到达重庆。”

领导的声音一落，我就出了一身冷汗：我怎么还得带着黄金同行？那可是好几万块钱的货呀。虽说做市场的时间并不长，可是我也知道规矩，任何一款产品，只要一出金库，保安、保险便双双同行。可这次去重庆是一个“意外”之旅，我需要单枪匹马去“对战”，这一路上的安全问题可怎么办？

可是，虽说顾虑重重，我还是怀着一颗勇敢的心，形单影只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途。

幸好一切还算顺利，在武汉中转，累计在高铁上度过16个小时之后，我到达重庆。之后，产品

不说80后、90后的MM们见了老树如何兴奋崇拜，也不说朋友跟老树道歉没有打招呼就用他的画，只说我跟他见面总要叙一会儿旧，唠叨几句当年一块画画的事情。

他是我的师兄，高我一届，上大学时住在同一座楼的同一层。我们都是学校书画社的成员，经常在一块听讲座、画画、办展览、搞活动。当时，我们俩都画写意，但他主要学潘天寿和八大山人，画山水花鸟。我学得比较杂，齐白石、徐悲鸿、李苦禅等都学了一点，山水、人物、老鹰、白菜都画。

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外请的，都挺有名，比如王学仲、孙其峰、王颂余、霍春阳、李燕、范曾等。那些名画家当时都非常好请，都愿意进大学来给我们这些书画爱好者做做指导、讲讲课。就是北京的名画家也不辞辛苦，自己坐两个多小时火

车来天津，到学校给我们讲完课，然后再回北京。有些画家还现场画几幅作品送给我们，比如我现在手里还有霍春阳那时的两幅作品。

我一直觉得老树画得比我认真、细致，画风质朴，与他的性格非常相似。他是山东汉子，模样憨厚，说话一直带有山东口音，不太爱说话。后来应该是当了多年老师，站在台上就能滔滔不绝地开侃了。从上学那会儿开始，他就是个不花哨的人，说话朴实，穿得也朴实，喜欢埋头做事。这也难怪后来他写的那些配画诗都是大实话，平白通俗，直指人心。

回忆起大学生活，他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吃，不是吃得好，而是吃不饱。那时我们男生每个月32斤粮票，他哪里够吃啊？就经常找同学要。当时我们吃的馒头一个二两，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餐吃三个馒头，他最少

要拿出一个至少价值五六千元的纪念品，送给客户表达歉意。”

见行长的话似乎终于告一段落，我赶紧一脸诚恳地解释：“在金条背面打字，本就是我们的增值服务，我们没有理由故意做错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这件产品之所以出了问题，就在于一个传统文化的差异，因为在我们山东，孩子百天纪念，就是称为‘百岁纪念’的。可是，产品的设计阶段你们没有提出异议，你们也是有责任的。正因如此，我觉得错误应该由我们双方共同来承担。”

可是，我的话刚说到这儿，便被行长没礼貌地给打断了：“你们将产品拿走了，你们拍屁股走人了，如果我们那两个个亿的业务出了问题，谁来买单？”

行长的担忧显然发自内心的，我能理解，可是，事是这个事，理怎么能这样讲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一边试图安抚他的情绪，一边继续平心静气地向他作着解释，便让他明白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想办法来解决，而不是抱怨或指责，否则，这对事情顺利解决没有丝毫帮助。

我的话行长似乎终于听进去了，因为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平缓起来。终于，我和他的交流变得顺畅。我对他分析说：“或许是

得吃四五个，最多的时候一餐吃了十几个。现在想起来似乎都有些不可思议。大概因为这些过苦日子的经历，所以现在他注重画自己身边看到的東西，而且心态平和，不急不缓，配画诗中经常表达的观点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一切，看淡名利，顺其自然。

其实，那个时候我们虽然都喜欢书画，但并没有想将写字作画当做职业。这就难怪老树当了老师后，转而去做出版，写摄影评论，或经营艺术策展，中间将画画搁置了很多年。我跟他一样，也有好多年不写不画，但人到中年，却又重拾画笔，能在书画中找到新的乐趣。说到底，老树还是把画画当做爱好、兴趣，所以他近年画了这么多，却没有多少功利心。

不过，去年他在兰州办了一次画展，展出的100幅画他说卖得都非常好。他的作品尺幅不大，大多两尺见方，都论幅卖，现在倒是非常抢手。每晒出一幅，就有粉丝或藏家购买，当然搭配上几行诗句更受大家欢迎。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从一开始在微博上晒画以来，真的能够坚持不懈，几乎每天不断晒出新作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这跟他当年大学期间学画时的认真劲一模一样。

春节前，我约原来书画社的几个朋友在北京一聚，他们好些人很久没见老树了，都想借机好好叙个旧，可惜老树提前回山东老家了。他回微信说：“来日方长，以后找机会吧！”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应酬的人，但只要老友，他一般都不会推辞。他曾经画过一幅画，题写的诗是：“八大最近挺闲，请我去泡温泉。拉上几个兄弟，石涛浙江斃残。手机联系梅清，昨天去了黄山。我们先去泡着，一会儿他来付钱。”

可见，他心里一直有那么一片同气相求的天地。

（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、作家）

穿过时光的隧道，往后奔跑五十年，你会在我们村庄的田野上看到一个瘦瘦的放羊的少年——那就是我！

当时人们正在经受着一场饥饿的大灾难。吹牛吹死了生产队里满槽的骡马，剩下的几头牛奄奄一息，头天晚上卧下了，第二天早晨起不来，要生产队长组织社员用杠子把它抬起来。尽管我那时年龄很小，也被喊去抬牛。抬了一段时间，生产队里的牛未了还是都死光了。

上边给的四两八钱不够塞牙缝的，于是饥饿的人们就吃树皮、树叶，吃地瓜秧子，吃蛇，吃猫，吃青蛙，甚至吃老鼠……

为了活下去，我爷爷拿出全家所有的一点钱，买了一公一母两只山羊，为的是让它们繁殖。那只母山羊已经怀了羊羔，如果生产了，也就有了羊奶，到那时家里人就可以喝一些羊奶，以补充营养。

此后，除了上学，放羊割草就成了我的另一个任务。

那只母羊生了两只小山羊，雪一样白，很可爱。当它们会吃草时，我们全家就开始匀它们的一些奶喝了。

那只公羊长得很快，个头超过了全村所有的公羊，且十分凶猛。特别是那两只角，又粗又大，羊抵头没有顶过它的。

那时虽然物质极端匮乏，可我作为一个孩子，苦中作乐，心里不仅有幻想，也有童话。在田野里，我常突发奇想，心里说，要是我这个公羊是匹马该多好，我骑上它，策马奔腾，不大一会儿就能跑到十八里铺医院，见到在那里行医的爷爷。甚至去济南，上北京，游遍全中国。想着想着，我腿一跨，就骑到了羊身上。公羊驮我很艰难，颤颤巍巍地走了没几步，忽然“咩——”一声惨叫，奋力一奔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一下子屁股坐上空，砰一声落了地。

大山羊尽管驮不动我，但在生活中却没少帮了我的忙。如果我剜了一袋子野菜，翻了半袋子山羊，或者是弄了一些给炕上的小娃娃装沙土裤子的沙土，这些东西它都能帮我驮回家来。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大山羊陪着我，一陪陪了好几年，它是不离不弃的好伙伴……

后来情况虽有所缓解，但粮食仍然很少。那时真饿呀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

【往事如烟】

羊与少年

□常跃强

一顿肉！

大珍爷在葫芦湾那里刨苇根，惊得一只獾从獾洞里跑出来，大珍爷紧追了几步，一镢头就把那只獾给砸死了。大珍爷厚道，他把獾炖熟了，也给了我核桃大的一块，让我尝尝。我一尝，哎呀，真香，真好吃，好像我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似的。吃完了肉，我竟然把手指头上的油也舔了个干净！

从此勾起馋虫，弄得我一天到晚就想一件事：怎么能吃一顿肉。想吃一顿肉的念头，使我肚子里天天如同老磨响，弄得更加饥饿了。后来，我的眼睛盯上了那只大公羊，我想把它杀了，吃它的肉。

有一天全家人都下地干活去了。我把大公羊的四蹄绑了，把它弄到了一块门板上，然后找出来家里的那把锋利的杀猪刀，按住羊头，杀气腾腾地冲着大公羊的脖子就插了一刀。这一刀下去，羊叫了一声，血就流下来了。随后，大公羊很快就断了气。虽然我把羊杀死了，可是再往后我就不会弄了。也是不该作难，就在这时候，大发叔一瘸一瘸地来了。他二话不说就挽挽袖子帮助我，先是卸羊头，后是剥羊皮，待一切都给我弄好了，他才回家去。大发叔刚走，接着我奶奶就从地里回来了。一看杀了大公羊，立刻就朝着我又哭又骂，她说羊很瘦，身上根本没有肉，你这纯是祸害生命！

奶奶说得对，当我娘把羊在锅里煮熟了之后，我并没有吃了几口肉，倒是喝了几碗腥膻的羊汤。事情弄到这一步，奶奶骂我，娘数落我，因为心里既惭愧又后悔，还没法辩解，只能装聋作哑，耷拉着脑袋不说话。

大公羊是我的好伙伴，帮我做过许多事情，为什么我为了了一点口腹之欲，竟然穷凶极恶地把它杀了呢？这是我长大以后想起这件事就思索一番的问题。一开始想不透，后来我就一遍遍问自己，你是人性恶还是仅仅因为馋呢？当然，馋，这是没说的了，但这能导致人性恶吗？这一点我说不清楚。但我知道，馋与饥饿是连着的，这说到底根子还是在饥饿上！如果从饥饿上说，那就通了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逢到大灾荒年，人相食，甚至析骸以爨，易子而食，这都是常有的事。我读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里面就有一篇《菜人》的事。再有，那就是古代打仗，用人肉充军粮……

杀羊这件事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我尽量把它忘掉，从来不愿意触及。要不是因为今年是羊年，需要写这篇文章，我是不会把这件事抖搂出来的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）